東湖叢記

凡例

一是編多徑錄昔人文字未敢妄加刪易然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其有展轉登載或不無詞句舛錯文義抵牾愧譾陋未能悉訂閱者諒之

一六書四體初未講求此中金石諸條亦就傳錄者依樣葫蘆略存形似恐有筆畫闕誤貽笑方家不見鄙夷爲之教正實所致幸

一所登載近人著述槩以沒世爲限至現存者所業投贈不乏佳篇惟與體例不符故從割愛俱不闌入

一記中各種或假自知交得資眼福或剽從估販無力購求即有一二舊藏近已雲烟過眼倘按圖索驥無以應求幸

勿見責

目錄

東湖叢記小引

僻處海隅屏居家衖足跡所至不出吳地見聞寡陋曷足深慚惟破籍斷碑性所癖嗜累月窮年遂有所積隨得隨鈔初無義例叢雜畸拾自備遺忘箴諸篋衍匪以問世云爾

咸豐六年丙辰七月放庵居士蔣光煦識於商觚周鼎秦鏡漢甓之齋

東湖叢記卷一　　雜考類

海昌蔣光煦生沐

紫薇山廣福院柱礎題字

余家峽石在東西兩山之間西山卽紫薇山也上有廣福禪院舊志謂唐宋坦捨宅所建有辨親大師者宋仁宗天禧間賜紫今西廡之佛龕相傳其塑像也院有柱礎作覆蓮花形余屢游其處見礎上隱隱有字跡亟洗刷拓之其西南一礎刻天聖乙丑歲建造弟子施承（下一字模黏）捨磉一口東南一礎刻弟子范德（下俱泐弟字之次行有若艮字者）西北一礎刻弟子張彥輝捨磉一口東北一礎刻弟子張承皓捨磉一口兩礎爲佛座所壓不能全拓藉知修造在天聖間至今未嘗易故址也志又

言殿外有鐘委地唐時物也今諦審之鑄字幾滿並剝蝕不可辨尙有首行本鎮稅課四字可識案峽石酒稅南宋初歸殿帥楊和王此稱稅課云云當是宋時所鑄其非唐物明矣道光壬辰吳江楊龍石澥嘗至鐘畔審眡云有大業二字喜以語余今徧覓內外不可得豈二十餘年之閒遂又磨滅邪書以俟後來者覆審之翁小海雒云古人功德銘象多有大業字卽書業之意不必定是年號也

禮樂書序

元四家集虞文靖爲最富然遺篇逸什亦往往有之禮樂書序其一也撿類稿及學古錄皆無之文云自古帝王之爲治禮樂其具也政刑所以輔其成者歟仲尼之言爲邦夏時也殷輅也周冕也韶舞也放鄭遠佞其政刑之所以行歟故先

儒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周官之法度政刑也關雎麟趾之意其禮樂之本歟秦漢而下有天下者於禮樂乎何有而所謂政刑者豈必出於天理人心之中正者哉是以昔人深歎乎百世之無善治也我皇元太祖皇帝受天命以興列祖繼作至於世祖皇帝一統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萬方郊廟社稷之祀享朝廷之會同斟酌前代衣服鼎俎之制金石羽佾之節以奉於天地神祇祖宗以合其宗王臣鄰百官及四方之來賓者駸駸乎禮樂之殷矣然而喪亂既久生息未復舊染之俗未盡變遍乃建都縣置守令託之以民社統之以方伯連率聯絡周密治法脩明而又寄耳目於御史之臺分中外爲廿四道稽諸近代置提

刑按察之官蓋將約其民而使盡協於中者矣後又易提刑爲肅政其意豈不欲刑錯不用率之以正而民無不正焉意禮樂其在是矣閩爲東南文物富庶之邦其部置憲踰六十年吏民之所共識者其長貳數有儒臣來居以治教之所以仰體聖心於行事之間者亦莫不盡其思矣今皇上如天之仁覆育寰宇功成治定殷荐崇配因其時乎耳目親切之司豈有內外之間哉去年僉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始欲發明其微而推究之乃得故宋太常博士陳祥道所著禮書與其弟暘所進樂書送郡學官刻而傳之方鳩工而趙君移節浙右於是經歷前進士逵理惟實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汝遜允中相與讐校而完成之二君與趙君之意所以見

憲府設官之本旨而欲贊成聖治于今日者也乃使郡儒學訓導韋泰訪集於臨川山中而使之敘焉夫禮樂之事大矣三君子之心至矣集何以言之哉切嘗論之歷代之史載其所謂禮樂者略可見焉唐開元禮盛矣宋承五季之後禍亂粗息乃勑劉温叟李昉等損益開元之書爲開寶通禮嘉祐治平間姚闢蘇洵修太常檢討以成而陸佃張璪之所定也議者以爲簡繁失中又或以爲雜出衆手其論蓋未定也而陳氏之言曰考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辨形名度數之制發仁義道德之蘊凡廿年而後成可謂勤矣進書在元祐更改之初其有待而發者歟或曰陳氏之爲書因聶崇義之圖辯疑補闕采繪尤精書存繪本不甚傳於世爲可

惜也方是時濂洛關西諸君子之言具在學者得其說而有考於陳氏之書則道器精粗兼備矣若夫樂之爲說尤有感於陳氏之言焉其曰中則和過則淫斯言也先王復興不可易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正也角之於徵羽之於宮其間音節既遠故上下之間有變宮變徵之設二變之終不復可觀是以二變不可無而七均備矣十二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之調而非二變不足以成自然之理殆不可易是故宋之議樂也急於中聲之求而七均以成調者無所議也舊法以黍定尺以尺定律王朴用縱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爲有餘胡瑗用横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爲不足且黍之生豐凶大小不可齊也故范鎭之爲雅樂亦不可定然則中之不可得而過不及

之差誠有如陳氏之所憂者而陳氏之說獨於二變四清之聲是去者其必有特見矣哉盍其書見於建中靖國之年時君方自聖以聲爲律而身爲度二變之外四清之餘不復可理愆思哀怒之交作無以爲國而陳氏之說孰與之施行哉此又大可慨者也二書之出學士大夫好古博雅者必將致其問學焉國家有大制作將有徵於諸生二書不虛作而三君之志得矣是爲序雍虞集書此序愛日精廬藏書志失載案雍正甲辰裘思通刊虞文靖公文集有鄉先輩沈澹初先生翼機序

九域志

九域志八十卷元朱思本纂集有自序云天地大矣萬國九州之夥五湖四海之廣而山川原隰人物動植毛擧浩繁况

平郡國州縣自開闢以來其間建置沿革混合瓜分世異代殊不可枚數所以誌疆宇者往往校勘少疎使漏遺彌廣思本切有慨焉因取元和郡縣志以及太平寰宇方輿勝覽天官輿地諸書詳加檢校思欲輯理一書以附諸君子之後又以拙性迂疎天資譾劣恐貽畫虎之譏輟而復作者再矣竊惟我皇元肇運自世祖龍飛漠北定鼎燕南雖爲遼金舊都自聖朝混一區寓奠安黎庶爲億萬年不拔之鴻基況幽冀之域在禹貢惟九州之首盖深有合于遂古皇圖之制焉矧歷代以還自嬴秦破九州爲郡縣中古之下迄而不改遂使九州之域僅僅徒有其名幾於湮遺湮没暇日因取羣籍參考異同分條晰理一以禹貢九州爲準的乃以州縣屬府府

屬都省以都省分隸九州焉九州旣分然後繫以星躔晝爲疆宇并系前代帝王之建置寇盜之僭竊悉爲詳載使開卷者於千百年區宇混合瓜分者瞭然如睹諸掌書成凡得八十卷題曰九域志云時皇元大德元年長至日沛國朱思本識

案錢竹汀宮詹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朱思本輿地圖二卷阮文達公研經室外集朱思本貞一齋詩文稿二卷云思本成輿地圖一書文稿內有輿地圖自序一篇可證孫淵如觀察星衍祠堂書目有明羅洪先增補朱思本廣輿圖獨九域志不見于各家書目余所藏者殘本八卷不知世間尚有全書否

虢叔大林鐘釋文

儀徵阮文達公云此周虢叔大林鐘也鐘之大從來無及此者考工記鐘以兩欒之銑爲十以起度今以工部營造尺度之銑長一尺三寸五分卽命此數爲十以之度鉦得十之八

與考工合以之度甬得十之五與考工不合其兩舞間兩銑間本橢圜今拓本無從度取鉦之中有銘四行四十字左銑有銘六行四十五字鉦左右篆帶各二帶間無乳鼓隧間爲蚪文按國語周景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諫謂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先王之制鐘重不過石今王作鐘聽之不及比之不度細抑大陵不容于耳云云韋昭注謂大林爲無射之覆無射陽聲之細者大林陰聲之大者考口鐘之銑已逾周尺二尺之外古權約三當今一百廿斤爲石石約當今四十斤今此鐘極大實在四十斤外矣此銘文有曰用作皇考惠叔大林龢鐘大林即大林葢先周景王爲之者林下加令正是令字林令古

同韻加𠆢且足以肖鐘兩相覆之形此古人作字肖形肖聲之妙韋昭之注益可證矣叀即惠字之省文虢叔之父謚也南仲媍氏諸鼎多有之而或釋鼎文爲專字誤矣又字似久字然宰辟父敦命乃乃字形正同此其他鐘鼎文此類甚多而或讀爲故或讀爲及皆不能通其義讀爲乃則通矣𢓊字乃邦字反文分邑之口加于丰上耳𡉚乃稽字說文作𩠐齊侯鐘作頌從旨也此作𢦏從禾也禾即說文所謂木上曲稽字正從此矣𢦏與下對字形相合詩曰帝作邦作對毛傳對配也義讀爲儀古義音如儀周禮注故書儀作義漢書鄒陽傳亦書邾儀父爲義矣魯大也敘也故鹵旅臚等字皆與之同韻相假向來釋鐘鼎文者或以爲斁或以爲睿皆非是嚴

卽儆異卽翼省文也詩口有儆有翼十口在二二爲上下以畫之長短口之鍠鍠越越言鐘聲鐘鼎款識口許子鐘銘曰鍠鍠越越凡所見此其類也陟字卽降字下屮當右轉書者誤左耳餘字習見者不具論此鐘銘辭爾雅篆體朗邑摹考旣畢憙說竟曰益都段赤亭徵君松苓云左氏傳謂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爲文王卿士是二虢惟商季爲最顯古器物銘所載虢叔作尊鬲考古圖所載虢叔作叔殷鬲博古圖所載虢叔彝及此鐘篆法之古並同殆亦一時所造虢言亓國叔言其字古人五十以伯仲故也薛尙功謂虢言亓姓叔言其序者誤曰作大棽和鐘盄鐘樂器之大者樂所以示其龢而銘之所載㪇㪇越越又以形容其和之德故曰龢鐘惟遲父

鐘作和黃甯字與此甯字略同而鐘鼎款識釋作夾字迄无確證則林字近是偃師武虛谷大令億云鐘銘皇考惠叔大棽和鐘棽與林同周景王鑄無射爲之大林是也當景王時虢亡已久不宜復有虢叔爲之效尤蓋其後續封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西虢地在虞鄭之閒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責王滅虢於是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是爲郭公表文多舛謬亦有所據依然則此言序封與予所證符楚簡王十四年越旣滅郯及頃襄王十八年復有郳費郯邳春秋時小諸侯絕而重封類如此者不可僕數也叔初封於虢子孫因之世世稱叔樊仲山甫後有樊仲皮亦襲樊仲晉之智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故予於此銘

亦以此决之銘爲何君夢華藏本詢其所自云得之口司馬

逵甫

鉦間

號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〻秉元明德御于乃邦積古齋釋作辟稽積古齋釋作㝵

于積古齋釋作屯作積古齋釋作乍對積古齋釋作攸旅敢啟帥井皇考

威儀爲御于天子迺積古齋釋作卣天子

鉦右

多錫旅休對天

子魯休錫積古齋釋作揚用作積古齋本模黏下有朕字初拓或從洗刷得之皇

考惠叔大禁和鐘

皇考儼在上翼在下

鍠〻積古齋釋作愷〻越〻積古齋釋作能〻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已上從阮文達公手蹟錄

虢叔大林鐘釋文二

吾邑陳受笙孝廉（均）咨馬秋藥太常（履泰）陝西學使蔣得此鐘于西安市肆後歸汀州伊墨卿太守（秉綬）今在武林瞿氏阮文達公題其拓本云此鐘新在關中出土受笙年兄獲之以示余乃虢叔大棽鐘也與余所藏虢叔大棽鐘無一字少異洵是同時一國之器特此重今稱五十斤余鐘重六十餘爲少大耳左方畫皃余鐘所無鐘之有畫皃者余于王復齋舊宋拓本中見有一與此無異此中銘字有爲青綠所掩者校以余鐘可讀也平湖朱椒堂漕帥（爲弼）云虢叔大林鐘爲弼曾考釋之載入積古款識矣此鐘爲受笙先生所得銘文

與阮雲臺師所藏鐘無異惟鳧形彼鐘所無考工記鳧氏賈疏謂族有世業以氏名官此鐘以鳧爲銘則作鐘者爲鳧氏當亦如韋裘之以官爲氏非以氏名官也鳧爲水鳥入水常浮豈鳧氏爲聲聲貴清揚作鐘者遂以鳧爲氏與敢質諸大雅大與翁宜泉比部樹培云薛氏鐘鼎款識遲父鐘釋作焚即此鐘銘上一字也御于乃辟是辟字非邦鉦間弟三行首一字是屯非手下一字是亡非亡積古齋鐘鼎款識所載宗周鐘有云亡兢可證穆秉元明德穆下有二字遲父鐘曰穆二不顯龍光盄和鐘曰穆二師秉明德可證也甘泉江鄭堂藩云虢叔旅曰不顯皇考叀叔穆秉元明德御于乃邦頓手巳抄旅敢啟帥井皇考威義口御于天子迺天子大林和鐘

卽無射之覆作無射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說見國語注無射乾之上九林鐘坤之初六上九位高聲細初六位下聲大無射之聲爲大林之聲所抑是以細抑大陵不容於耳然則大林鐘其聲乖於律度必無和理而名之曰和鐘者葢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林鐘律長六寸先以無射之律爲本又加以林鐘之律此賈侍中之所謂覆也藩以爲和當讀作和較之和用無射林鐘二律之和數以鑄此大林鐘也鼓間花紋刻作雙梟寓梟氏爲聲之意耳

明文衡

明文衡九十八卷其九十九及一百兩卷則補鈌也正德庚

午刊本首有程敏政自序文見集中目錄後有跋云右皇明文衡目錄二卷乃先師族叔學士篁墩先生之所選定而曾采錄以類次之者也宏治己未先生卒于京邸其孤錦衣千兵壎扶櫬南還暇日相與檢閱弊藁是卷在焉曾手錄出妄欲以卒先生之業但所居休甯山中非通衢於諸家之集未易卒致而先生遺書尚留京邸無從檢錄自辛酉抵丁卯凡三入試金陵其於國初以來諸家之集博詢有所見輒贖以歸雖重費弗少惜因目錄之所定采諸集之所載日積月累各以類次彙成十有六冊西獨張公以名進士推刑新安已二載于茲矣仕優而學裒然高出一時今年夏聞曾有是集亟欲一見披閱之餘以爲聖朝文運之所啟治教之所關首

捐俸倡刻之時又錦衣弟以所留在京諸得集還休甯乃得參互相證少免脫略公理刑餘暇手自校其魯魚亥豕之謬於目錄中未有文者朱注缺字于下以別之後之君子倘補其缺收其遺續其所未登使是集為一代大備之典則我朝文治之盛豈不於斯益有考見也哉刻告成因忘其固陋謹識編刻始終本末歲月如此俟業少進傳諸有文者姓氏出處大略增置卷末未知其果能遂否也茲所刻工役頗鉅董其事而以貲助者歙義民詹以祺等雖出于一時子來之誠而張公以義感人之素亦可見矣其目錄缺文隨有所得輒刻附于後不復類入以亂其成卷先後之序云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二月中澣後學休甯程曾謹識後附倡義助刻姓

氏凡二十一人卷末有後序云作文難選文尤難惟子期然後識高山流水之音而淄澠之味亦非易牙不能辨自漢以來文章代有編選如昭明文選姚鉉文粹之類何止數家求無遺議者難矣我朝百餘年道化熙洽臺閣之宗工山林之詞匠彪炳鳳翥時不乏人第無以編選為任者諸大家全集各行一方人亦罕得見之其時代差遠者又雲散烏沒零落無餘矣故世之徧見洽聞者舉前輩文辭問之則嗒然不能一啟口間有强辨者則謂當世之文無足追古者是又不自咎其淺而欲盡誣一代之人也噫其流固至此哉此篁墩程學士有皇明文衡之選也學士在英宗時以奇童被薦入翰林讀中秘書落筆言語妙天下嘗自洪武以來旁蒐遐索垂

三十年得一百五十六家擇其文詞之精者分類錄之得九百七十二篇昔眞西山輯正宗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必體本乎古指近乎經者取之否則雖工不錄學士之意蓋本諸此觀其所選之文與其所自序者可具見矣學士沒諸集散失庠生程曾於敗篋中得學士手書目錄不忍遂泯學士初志徧訪海內蓄書之家亦幾十餘年始克成編適予承乏來推刑新安乃於政暇略加校正分為九十八卷繕書入梓民之尙義者聞而樂助之餘則予以次規措總為費計錢二十萬有奇六閱月梓人訖工予莊誦而歎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皇明之文蔚然燦然華實相副出入乎典謨浸淫乎雅頌足以超秦漢而上之其盛如此列聖

之化顧不於此可仰見哉雖則一代之人文未必盡於此而染指可以知鼎味矣他日安知不有鉅儒續爲編選乎夫歐陽不好杜詩東坡不喜遷史文人不相知類如此者予亦安敢謂學士所選果無遺議乎間有目錄無文字者𣟭之以俟續訪別爲一卷樂助如詹以祺輩共廿一人附書於目錄之後以示勸亦以見是編之梓行非予一人所能成也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季冬望日賜進士直隸徽州府推官西蜀張鵬謹識

六藝之一錄

錢塘倪山夫清著六藝之一錄凡分六集第一集金器款識二十四卷第二集石刻文字一百六卷第三集法帖論述三

十八卷第四集古今書體一百二卷第五集歷朝書論四十卷第六集歷朝書譜九十六卷合四百六卷又續編十二卷序之者粱文濂汪惟憲厲鶚汪師韓趙一清其自序云士生百世之後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蹟如見古人焉古人遺蹟不可見見古人之論古人遺蹟者如見古人焉然則後世之于古人雖得之傳聞其慨慕咨嗟流連歎喟當百什倍于親灸而炙之者而可無深思篤好僅比于雲煙之掠眼已耶倸儒問徑天高于脩人脩人不知曰予雖不知猶近之于我故夫學有師承道有源委自尺寸至尋丈以至于不可窮極夫非同此居高行遠之術歟余最不工書每見古人書論書評輒用神往正如里之醜人覩好色而知愛無他其迹殊其神

契也顧自恨去日苦多炳燭之明其明幾何然而心之所向筆不能已忘其陋劣撰成此書名曰六藝之一錄其類則釐而爲六其卷則四百十有奇積日以來耗疲楮墨草稿初創以示吾友桐叩沈君笑而贈之句云韓信怯胯下乃能將漢師其謂我素不工書而偏好會粹古來之工書者以自成篇帙也諷誦斯言且慙且喜夫事有相反而相信獨深者飢者之説飽寒者之談煖雖終身不解而飽煖之情形得不謂之津津有味乎嗚呼吾卽不得見古人古人有知或者其不鄙我乎或者論古人之遺跡而不啻親見古人于一室乎抑余嘗服宋儒曾子固其文學其賞識不下歐陽文忠公而所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者乃不獲與趙德夫並傳則書

之顯晦不可究詰况余之淺見寡聞安思與世儒角耶大耋可嗟是錄也僅以當鼓缶之歌可耳不足出而質之大雅君子也乾隆五年歲次庚申二月望日隱塘崑渠自序時年七十又二山夫又著有周易蛾術七十四卷有自序又文德翼傭吹錄注及刊削水經注倪氏鈴說諸書吳城云山夫以貢生任遂安司訓年八十餘終

四書總要

殘元本四書總要不著撰人名氏吾邑馬衎齋思贊藏本也後有手跋云四書總要三卷宋婺源程先生所著專主黃氏輔氏之說繪圖發揮眞朱子之功臣也海內藏書家已少是本余入苕溪僅得中卷兩卷他日當徧訪以成完書耳花山

馬寒中識于衎齋時辛巳三月案此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行廿四字又元許謙讀四書叢說八卷元刊本每半葉十六行行廿四字又元張存中四書集註通證六卷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行廿四字元蕭鎰四書待問二十二卷元刊本每半葉十四行行廿三字

詩經講集說

詩經講集說六卷元盧觀撰案經義考不著卷第署未見又引黃虞稷云盧觀字彥達熊之父也案盧熊即撰蘇州府志者補元史藝文志亦不著卷第此影元鈔本卷末有至正辛巳校梓一行前有盧自序及吳簡跋再案經義考錄吳氏簡詩義署佚亦不詳卷第又引紹興府志稱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歷紹興學錄吳兔床明經云千頃堂書目載元毛直方詩學大成吾鄉周芚兮大令春曾見元刊本有毛直方序而不著撰人宋毛直方入元不仕

姜遐斷碑

青浦王述庵司寇昶金石萃編六十一卷載姜遐斷碑不及三百字雍州金石記云存二百餘字云案金石錄補稱此碑祖父子姓之名尙備以天授二年十月十日葬於昭陵神蹟鄉之舊塋今此碑自祖暮以下文俱不存其葬處但有葬於昭陵之舊塋未見有神蹟鄉也又云此碑雖文多磨泐然葬於昭陵之舊塋文甚分明此七字中不能再容神蹟鄉三字其昭陵上空二格亦例所應爾非闕闕泐是金石錄補之語猶未確也今案吳江陸貫夫紹曾續古刻叢鈔載此碑存六百餘字其昭陵下實有神蹟鄉三字然猶未敢據以爲斷也後得是碑整拓三十三行之舊本每行存三十四字雖仍斷缺而可辨之

字尙有出於王陸二家之外者其神蹟鄉三字實尙明晰此
余所目驗者故知金石之文非親見原碑整拓未可遽信也
雍州金石記謂碑中東宮通事舍人可以補史之闕粹編引
長安志證無神蹟鄉之名又載乙速孤神慶碑尾蹟鄉二字
而不載碑首神跡鄉董大亽鐫字一行今此二碑俱有神蹟
鄉之名則更可以補地志之闕矣又案醴泉縣志崇正十一年荀好善
修云美遐碑存九百餘字今此拓可辨者亦九百餘字

上缺部侍郎郯國公睎撰文并書一行

上缺望與彼規矩之流杪間閒之智亦衆矣咸欲輸大攀景
躡賢飛光則負鼎者絕臏已亻二行口子之薄於德而厚於
口東里閭之美其貌而空其腹復何取焉其口王允之一

日千里行三後於晉□　公之有焉公諱遐字柔遠代為
天水著姓惟先肇於炎農氏大□配于天行四□之方聲□
國命於晉年四徵君之禾首天祇休祉代不虛賢　曾祖
景周使持節驃騎行五王五□□□克象山岳繼代二千石
賢期五百年祖暮　唐起義相國守員外賓曹參軍行六□
□亠□□□奉　□起□□部兵部郎中□為將作□□
殿中監左屯衛大將軍贈□行七璽旗鼓終□□壁　公殷
盛德雍熙之風稟靈岳逍遙之氣□五秀以會質□六行
以崇心行八□辶以孝亠□之以位賢時謂言室顏回張家
曾子矣故伯父太子僕嘗指　公而謂人行九第宗黨□其
秀□邦國以為□□又奉　制授東宮通事舍人時　春

闡肇建妙選寮賓行十於　國□之通事舍人　公□瑰
偉明晤如神彥輔雲天披覩瑩目太初日月懷袖行十一矣
鸞鳳六象方□俯仰之容□韶九成□□鏗鏘之韻夷夏
以爲殊觀朝廷莫不駭矚昔行十二授茲任以　公□無以
易故久於其職頃之遷左衞翊府郎將肅鈞陳以警衞奉
　閶闔行十三古難其□□□□網以一俊採時秀以旌奇
雖則荏苒有年夔無以上膺成命尋又　制行十四來儀喻
鹿眼□解蔚矣尋檢校光祿少卿明試以功滿歲爲正四
□九列有美昔人七侍行十五左衞將軍此後七年不進轉
後來者多昇上位時論殊以爲屈　公處之怡然末始以
細行十六擢考洛州及諸縣官屬　公神無滯識明有餘養

正之以紬陟飾之以文理自午及未考十七行地官侍郎餘
如故佐六禮以節人性明七教以興人德天工人代　公
實崇之至若躑競十八行固以無聲自是雲□在□豈直風
生□閣時　恩勑賜綃百疋以彰寸用之効也又奉十九
行故授斯任以　國慶累封□□俄丁內憂去職哀毀
柴毀莫能俯就尋奪禮起爲左豹二十行典憲每　勑公與
執事參議焉或降　中使頻延厚錫　公雖祗奉　恩獎
而毀疢彌侵二十一行十有二遺命務令薄葬於舊塋□□冕
旒輿悼斂日賜朝服一襲賵贈有加哀榮以備二十二行□史
卽以天授二年十月十日同合葬于　昭陵神跡鄉之
舊　塋禮也惟二十三行性以道潤身恥名□行詣

微索隱搴枝葉於□經原始要終求聖賢於黃卷性堅正
以靜二十四行訓子姪不交異類□□操行不入□殳之門人
□通家豈辶李膺之室自喪妻後不復再二十五行於窮鼞每
有□十則終始彖之加以博聞强識備殫諸藝尤善草隸
趨冠一時雅好山水二十六行之良會雖□尙□京植誠□皿
至於奉親也則罄無方之養故有女伎歌舞之娛加洞精
二十七行通元有逾焉〻□□之□末□不操翰紀時文詠　月
羽京以䇆□風□矣時中書令薛元二十八行抱創□於泉壤
瘞明德於山邱長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楚國公皎次
子兵部侍郎晦二十九行贈　公吏部尙書□氏□人爲□國
夫人承以　月靈以□冈極痛百身兮無□思萬古三十行

以親奉風規□敘□求刂術意將申而氣□言欲□而心□遂爲銘□三十一行建摽广偶儻□冰□
□瓊峯外月心辛逢洑雲披遷上行必可則言歸于讜括囊衆藝該三十二行六□美□憲必□帝字北宸重寄西
在掌武珪□赫奕謙光偃僂神□昧昧天道若三十三行

續復古編

續復古編四卷元曹本撰書史云曹本善篆書案宋張有始爲復古編二卷張氏藏書志載元吳均增修復古編二卷卷上分子卷三卷下分子卷二錢竹汀宮詹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載戚崇僧後復古編一卷泰不華重類復古編十卷獨是書不見於前人著錄研經室外集云從吳江潘耒家所藏過錄惟向

缺上正下譌一類無從補掇今此本所缺正同其爲秘籍可知余從西吳書舫見之亟錄其前後諸序補入藏書志小學類惜戚秦二書世間恐更尠傳本矣　古者保氏之職其教國子以六藝六書其一也後世之設教異乎成周之時學者安于淺陋之習往往馳騖于空言而不究于實用其於六書之義一切棄而不講于是上下數千百年之間以此名世者不過數人而已古學之泯絕可知夫制作禮樂天子之事而射御已亡其法獨書與數窮而在下者皆可習之至于書有許氏戴氏數家之說然猶稀闊寂寥若此其久可勝歎哉宋之中世吳興隱士張謙中氏考證俗書之譌謬若干字甚有功于書學終宋世三百餘年工篆籀見稱絕藝者莫或過之

大名曹君子學篆書深穩圓勁素嘗得之婁言于當路有氣
力者以爲書學將墜一旦國家須才非可冒焉以充其選若
曹君宜置諸館閣以備任使然莫有聽者久之君繇都昌丞
調官京師始相見間出其所爲續復古編將補張氏之未備
者君于是書雖馳驅王事寢食爲廢莊周氏所謂用志不分
迺凝于神有不信夫推君之志豈没溺于流俗者耶素備官
詞林嘗代撰三皇饗祀樂章君爲書之藏諸秘閣已而力求
補外乃出佐信州幕府其行也序其書而歸之至正十二年
三月丙辰臨川危素書　桓兒時侍祖父之旁故治書侍御
史東平李公交最厚相見必講篆籀之學本之說文而凡字
書之可取者皆參究其說數稱張氏復古編之善聞之既熟

竊取而觀之時猶未能盡曉獨怪其文之約疑有所未備而不敢問其後稍長日惟記誦詞章之爲務于斯學也廢不復習迄于今數十年昔之所疑莫能自釋爲恨洹陽曹子學好古工篆其筆法又明于六書之義他日出續編示余則因其舊文裒□彙次增多四千□百四十七字然後知張氏之編特舉其槩果有所遺而未錄將以待于來者續而補之使爲完書不將有功于張氏所以爲後學之助固多矣然非志專而力勤考核精審援据該洽如吾子學其孰能余雖衰憒有愧于此而佩服先訓未之敢忘願學之心終不能已書識其端尙于曹子而卒業篆體變而爲隸楷去古日遠往往多繆于六書秦漢以來千有餘年學士大夫習染深痼徒事於斯

氷之學而襲隸楷之譌者莫或取正宋元豐中吳興張有謙中篤志斯文嗟徇俗之非是悉爲刊定稡成一編題以復古學者誦其功然其間闕略未備者十二三大元興崇尚文學而得洹陽曹子學氏補其闕遺然後六書之義始正葢子學氏之于篆功而習之二十餘年其壓如一日故謙中之書未嘗去左右間益考求凡有得者附著于編久之合若干字輯而傳諸學者名曰續復古編君子謂子學氏之于斯文其功當不在謙中之下爲其黜俗而返之正是亦猶謙中之志爾夫謙中之志卒待于子學而成之信乎復古之難哉自古道之既微豪傑之士莫不有意于復之度其勢有非一時一人之所能致于此槩可覩矣予因子學氏之所輯足以禆張氏

之未備遂論次之以告于世之學古君子予學名本方仕于時將有光顯云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正月十又二日上元楊鉶序

道出於天而字作於聖人字之所形卽道之所形也故河圖出而天一地十之數彰易卦畫而陽奇陰偶之象著字之本原其肇於此乎軒頡有作人文日孳六書之教愈精愈詳逮夫籀斯迭興工篆呈巧曲盡天地萬物之狀而無所遺變而至于隸楷日趨于易而益生生無窮矣此亦理勢之自然蓋有不容已者然而轉相變易雜以俗書漸失古意獨許叔重氏說文之作條理嚴密脈絡貫通古人字學賴是以傳其有功於世多矣自是而降好奇尙異承誤踵譌或偏旁點畫之殊或魯魚亥豕之外其錯亂有不可勝言者此吳

與張隱君謙中復古編之所繇作也聲分而韻類考古以證
今據許氏之書而推本徐氏正俗之意其有功于字學亦豈
少哉然上下卷止三千餘字惜其猶有所未盡也洹陽曹君
子學氏博極羣書其于字畫古今之異尤所研究慨然有志
續張氏之遺而補其缺求字之原正俗之謬從而筆之積四
千餘字將俾後人識古今文字之變而不墮於譌謬之域苟
非子學考索不懈其於六書八體安能盡古人之精意而得
其大全其所著定當與許氏張氏之書並行于世豈小補哉
至正十八年龍集戊戌九月既望京兆宇文公諒敘于會稽
白雲寓隱　自人文既著風氣日開科斗鳥迹之茫昧凡幾
變而至于籀斯斯時已弗古矣蓋遂古之初書始萌芽民俗

醇朴以之代結繩足矣降及三代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作而書法由是滋焉亦勢使然也今其遺文可見者不過鼎彝之間石鼓嶧山亦漫滅而僅存籀斯之文散落於人間者無幾然繼周者秦最爲近古意三代之文大率類此籀斯特其名世者耳宋吳興張謙中志于古道病俗書之亂古作復古編上下卷心思無窮而目力有限蓋詳而未備者也洹陽曹君予學惜謙中之編尚有缺遺政成之暇旁搜博采作復古編續所以備謙中之未備噫用心亦勤矣間嘗觀曹君之書而見其體製骨法遠追古作得心應手本乎天成曹君何以得此於古人哉聞之濠梁董灝曰君天資穎悟絕人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嶧山篆法籀斯而主說文徐李而下不數也

靜坐一室置圖書于左右仰而觀焉久之若有得也徐起而書之葢已得其彷彿矣又久之則心領神會目無全牛筆意之妙亦不自知其然矣予因爲之說曰字書形而下者也而形而上者之道存焉世人習書其用心非不勤且勞也而屑屑求之于形似之間譬之木偶人焉其形皃則甚肖也至于精神風釆則無有吾知曹君之書葢有進乎道茲特其緒餘耳君既有志於復古必將愈讀古書行古道以古人自期是編一出當與字書並傳世有知君者安知君之不猶古人哉而君亦何愧于古之人哉至正十年冬十有二月望日四明蔣景武敘

宋大觀中吳興隱士張有作復古編以正俗書之譌僅三千餘字竊嘗病其太約疑有闕遺欲集而補之未

亭也大名曹君子學以工篆籀乃博探六經子史暨先代銘刻器物款識古文奇字摭而集之名曰續復古編張氏之書其類有六曰聯緜曰形聲相類曰聲相類曰形相類曰筆跡小異曰上正下譌曹君如其類而加二焉曰音同字異□□□□□凡千餘字積二十年始見克成書嗟夫古文湮滅久矣惟許慎說文十五篇僅存爲世遵信然其中間有遺脫如劉免之類學者不知許氏偶失載遂以爲無是字而不敢書至以宅字代之者皆是也吾嘗考諸經而辨之曰詩有篤公劉又曰勝殷遏劉書曰無遺劉語曰幸而免又曰吾知免夫夫知字者宜莫如孔子詩書孔子所删定語又孔子嘉言也豈有六經字而非古者乎蓋許氏偶失載明矣學者守經自

信不當泥乎許氏之爲是也世聞予說而謬其久習反眥予以不知予徐而自解曰由許慎迄今千歲矣有一克新者倡爲是說而欲夬千載文是非襯衆人之所信其抵牾而莫從也宜哉噫吾何汲汲以求乎今世將存其說以俟夫后世之君子也焉知不有同予說者焉今曹君爲是書于六經所有許氏張氏書所遺悉考證而殫集焉觀其論辨鮮不符吾說庸是同予者固無待於後世而有也曹君與予未嘗相求而脗合如此此則千載之後如曹君宜不一二而已也夫同予說至于再于三則衆人之所謬者將不待辨而自釋然矣斯吾所以有望于后世之君子者也予喜曹君不相求而合也於是書爲續復古編敘至正二十二年龍集壬寅夏四月八日

江左外史鄱陽克新仲銘序 向見子學隸古能不背說文今觀是書知其用功篆籀深矣子學平生負氣有志事功竟抑鬱下僚以死爲是書葢其餘力也紳與子學相親知其人而惜之獨幸是書之僅見於好事也嗚呼世之不得行其所學而僅以一藝聞者豈獨吾子學哉張紳 至順元統間本隨侍先君子寓豫章後至京師頗喜工篆籀往往爲人書及自書日不下數幅祈寒盛暑未嘗辭憚亦未嘗自信自欺葢古者字少而用多故有正文假借通用爾後方言名物傳見滋繁甚有無從下筆者一幅之間常數字或十數字多至數十字大抵疑異譌誤悉空之時于筆倦意嬾之際取說文考授徧討此即此字某當作某見諸注說者如此散在他部者

如此載于經史子集者如此質之先達訪于通人亦義有歸考之有據卽於向之所空者補足之然後敢以歸於人人惟見遲延不快寫豈知疑而未得者詎敢苟且哉考既有得則筆之于帙日積時久彌以益多他日裒帙而指計焉得四千餘字好事者見之咸謂宜類集如張氏之編使學者知字有而說文無者則未始無有也余曰張隱君篤信說文故能推徐氏正俗之意而成復古編余始奢于俗誤今考輯若此其未考者尙不少緩以歲月加之考索弗倦當復有是編之多孰謂是編能盡張氏之遺哉後編之出亦猶我之續張則又我之續我也于是乎書于續編後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四月廿五日曹本子學甫識

上上缺文音同字異並說文所收

正文或體及籀古也世之未嘗考者或不知其爲同好奇者但取其異而遺其正故予兼舉爲積復古編壹類其數二千三百六十七字昔人載酒問奇所得未必若是之富也至正十五年秋七月望日洹陽生識

金史板刻說

烏程施北研國祁熟精金元史事所注元遺山詩及金源劄記皆已刊行其禮耕堂叢說余所見者僅三十七篇未知是足本否有金史板刻說云元人徐一夔始豐稾載俞子中墓碣云至正初四年甲申朝廷修三史移文江浙行省繕寫鏤版遺翰林應奉張翥覩工屬子中校正子中名和號紫芝郎書王蒙芝蘭室圖記并題如此江仙亭詩卷首籀文者清河書畫舫紫芝之書白石續書譜又少嘗作松雪僞書幾于逼眞松雪遂留賞晩年專臨晉帖

及見獻之十三行眞跡刻意模擬遂名家續夷堅志王起善跋云至正戊子八年武林始刊金史始獲一覩殆以宋史卷帙繁重遼金史政事僻陋故止浙中一刻無他本行世遂少日知錄載嘉靖初國子監官張邦奇請刻廿一史云十七史取舊板修補宋史取廣東板遼金史求善本翻刻蓋廣東版不刻遼金史而浙版已亡止存印本求善本者乃取初印耳戊春在吳門從友人借得浙刻元本書凡廿冊每冊卷首鈐楊氏家藏書畫私印八字篆文長印或即明楊南峯奚囊手鏡物耶與南本相校其字形行格每頁廿行每行廿二字每低行天會十五年錯卷哀紀刑志等皆同惟衛紀大安三年大元字提行而完顏合達傳百十二卷後凡北兵字又皆不提行是書不全書賈取南本補入者大抵取浙版印本翻作監版無疑故其文字互譌不及二百字總目尾頁載列校

勘官彭衡倪中麥孚岳信楊鑄年思善卜勝李源揭模丁士恒宋九人永詳惟揭模倪寫夫安從子十人百官志二五十六卷尾頁載軍須庫典牧司圉牧司提舉牧圉所四官兩監本皆脫去且其末頁直書卷目于下格若本無此四職者乃鈔胥之弊又禮志六三十三卷原廟下列傳七十六卷宗磐傳下兩監本皆脫一頁並存空白一版而所校浙本兩頁皆存想當日所取翻刻之本偶缺耳會記元人張昱輦下曲云院官賜宴捐酒黃羊禮待諸臣亦殊優渥其間總裁失檢纂修紕繆姑置弗論至史成後不付監刻移文浙省僅令張俞二人祝校不過取名下士抑具員而已此元臣之草草也至明人復惜謄寫之工箋紙之費徒取舊印窠模一任工司刪脫即此四頁亦非難覓之物竟不吝查採補致北監本每頁廿二行每

格廿一字匯成其謬自監官林文俊表進以前誤必無一人寓目者以一代要典視爲奉行故事此明臣之草草尤甚者茲據徐銘玉跋知此史自金亡百有十年蒙古太宗七年乙未至順帝至正四年甲申始有浙本又隔百八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八年己丑始有南本其間不絕如綫是可嘆也

田侁墓志

道光乙未揚州灣頭鎮人以河役築堤取土獲唐田侁兩墓志江都梅蘊生孝廉植之得之以拓本贈丹徒嚴問樵丈保庸丈錄梅跋并自跋裝幅贈余其梅跋云誌文首行題淮南節度討擊副使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北平縣開國伯田君拨舊唐書地理志云肅宗乾元元年復揚州置淮

南節度使親王爲都督領使長史爲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恒以揚州爲治舊領縣四江都六合海陵高郵職官志云凡
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
曰節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凡將帥出行兵滿萬人以上置
長史五千人以上置副使討擊使不常置一見於吳尋陽長
公主墓誌銘云主生于有六長匡時授鎮南軍節度討擊使
再見於此光祿大夫於唐爲從弟二品文散官殿中監爲從
弟三品文職事官兼泗州長史新唐書方鎮表云肅宗至德
元載淮南節度領揚楚滁和壽廬舒光蘄安黃申沔十二州
治揚州其後十二州或有分合至德宗建中二年增領泗州
貞元四年始以泗州隸淮泗節度盡田君死於三年泗州尚

隸淮南也舊唐書志云九品以上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卑者爲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爲兼與當階者皆解散位永徽以來欠一階者或爲兼或帶散位或爲守其兩職事者亦爲兼誌云兼泗州長史其兩職事與上柱國爲正二品勳官凡勳十有二轉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爲正第四品上階爵云故淮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潁川陳公者陳少游也舊書少游列傳以大曆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封潁川縣開國子又云爲禮部兵部尚書而誌云工部當據誌爲是通鑑於大曆十一年冬十月載少游從討李靈曜戰于汴州

德宗建中二年少游遣兵擊海州李納巡官王涉三年拔海密二州四年將兵從討李希烈屯盱眙尋屯希烈陷大梁江淮大震少游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于鄆州新書興元元年希烈僭僞號遣將楊豐齎僞赦令送少游爲張建中所殺以僞赦令送行在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書某月日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羞憤發病死而田君誌中懷百勝之謀有七擒之略云云又夫人誌少參戎武累著勛業云云蓋襃少游擊希烈李納諸武功也通鑑云少游既死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畏韓滉誅遂止尋以杜亞爲節度使是時德宗又改元貞元元年至五年亞爲東都留守田君死於三年適當亞爲節使誌云又歷諸府

幕權總職司即此時也又云道路艱阻未獲還鄉其時淮西將陳仙奇既殺希烈而吳少誠又殺仙奇爲淮西留後田君若反葬涇陽必經淮西故云艱阻也其撰者左衛率府騎曹參軍桑叔文書人右金吾兵曹參軍儲彥琛新書左右衛左右金吾爲從二品職在十六衛其屬有騎曹參軍兵曹參軍其職各正八品叔文彥琛衛屬官也歲政云按江都縣屬廣陵國隋爲江都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改爲兗州七年改邗州九年改爲揚州大都督府皆以江都爲治地在雷塘西十餘里蜀岡之下江陽縣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縣置在郭下與江都分理山光寺考 國朝雍正十一年揚州府志在江都縣東北灣頭鎮隋大業間建寺初爲煬帝北宮帝嘗篋得

山火賁卦惡之因以宮爲寺名山火後名山光唐張泌詩云禪智山光好墓田於時江都縣城東益九京也宋天禧中改爲果勝寺僧請山光舊額更建于郡東南弟三港沙河岸側今灣頭鎮山光寺本名福慧禪院儀徵阮芸臺相國于嘉慶八年重題隋山光寺額以志古蹟今江都縣贊賢坊又名四望坊地在舊城大東門內元代徙城而東南疑存唐舊名云江陽縣臨灣坊今名灣頭鎮去城東北十里卽古茱萸灣舊以爲唐之東塘周韓令坤克揚州守之敗南唐兵於灣頭堰宋詔毀灣頭港口以遏金兵令不得積水通舟李全敗攻揚州在灣頭立寨元攻揚州以兵屯灣頭然則灣之得名其來已久誌又云孤墳峩峩兮倚雲臨水知唐時已有水環繞其

處辛丑六月二十日庸識誌云夫人清河冀氏景城郡王奕之長女奕蓋始官節度押衙押衙卽衙推太子賓客爲正二品官按唐人封王不必皆高官顯秩如郭子儀李光弼等王儈虔封王時僅爲李抱貞都虞候王武俊封王時僅爲李寳臣牙將李惟簡封王時不過官太子諭德冀奕卽其類也越三日又記田君父爲朔州刺史其夫人誌作祚州地理志無祚州葢誤字也又按誌中高祖曾祖五十五十一互異世字闕避太宗諱何作河古通松栢肅肅下脫一兮字作腹不孕句下莫辨者一字無上一字疑又字渤七月七日悔禪再記

唐故淮南節度討擊副使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田府君墓誌銘 并序 左衛率府

騎曹參軍桑叔文撰右金吾兵曹參軍儲彥琛書　公諱
侁京兆府涇陽人也鍾鼎之族袟于前史高祖宏皇光祿
大夫靈冀等州刺史祖崇朝散大夫恆王府司馬父仁俊
朝議大夫朔州刺史並公望縣歸德映臺閣冰壺表節水
鏡居心公惟岳降神妙季獨秀才高捧日詞美朝天懷百
勝之謀有七擒之略故淮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潁川陳公
以特達見許殊禮相遇屈公入幕補節度討擊副使累奏
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
且莛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漢有汲黯當朝為之正色若
非功高衛霍名比關張孰能有此榮貴方將匡讚台階廸
隆元老何期哲士石折賢人星殞積善無徵奄然辭位貞

元三年七月七日告終于江都縣贊賢坊之私弟春秋五十有一未得歸其枌楡且欲卜其宅兆卽以其年八月四日歸葬于江都縣山光寺南原之塋禮也公孝德純深八表墻仭舒卷風雲之際從容淮海之間挺生不羣保此全德一朝休息平生已矣豪梁之上無復魚臺仲蔚之園空餘榛棘嗚呼哀哉乃爲銘曰森然秀氣鬱爾嘉猷彎弧月滿長劍星流肅肅轅門稜稜霜氣日耀金戈雲連鐵騎南陽菊散西鄂芝沉摧殘壯志埋沒雄心琴覆弦寬書埋簡落平陵松樹潁川石壙曠野蕭條悲風寂寞

唐故泗州長史試殿中監京兆田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侁京兆涇陽人也曾祖宏唐故光祿大夫驃騎大將軍

靈冀等州刺史祖崇朝散大夫恒王府司馬父仁俊朝議大夫祥州刺史之次子也公豁達英才氣雄志勇少參戎武累著勳業至如攻必取戰必勝安危定難只在談笑則公之德歟世不絕賢尋拜泗州長史試殿中監又歷諸府幕權總職司則翰墨不能縷載夫人清河冀氏淮南節度押衙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景城郡王奕之長女也皆軒冕盛族令德備聞輔佐君子實謂秦晉耳公久主强兵屢清淮海功高望重日冀遷榮所謂公祿及二千石壽逾百歲奈河上天不仁屈公以短厤哀哉貞元三年七月七日寢疾歿于揚州江都縣贊賢坊之私第也享年五十其時道路艱阻未獲還鄉權卜葬于揚州江陽縣臨灣

坊之原也積善無慶夫人小因沉痼於貞元十一年六月廿五日又終舊室嗚呼漂然寄家親故乖遠數歲之內論謝相望夫人作腹不孕亡又無別息以姪孫益繼副其後益罄其餘產奉舉大事以其年八月廿七日合祔於府君舊塋禮也慮恐歲月遷邁陵谷變移所銘貞石期於不朽辭曰功成業就兮身之云亡事不可問兮悠悠彼蒼駿馬錦衣兮淪形滅影寶劍金甲兮沉氣銷光孤墳峨峨兮倚雲臨水新栢肅肅兮滴露凝霜親友哭送兮從茲一別永無返期兮泉路何長

羣史姓纂韻譜

羣史姓纂韻譜六卷首題永福黃邦光集各家書目未載惜

無序文可考卷末有跋云諸史列傳記其姓名不待目錄而知卷帙所在檢閱之便無加於此建炎間書肆刊行歷歲浸久遂失其傳因鋟板於永嘉郡淳熙丙午二月望日吳興沈樞題此影宋精鈔本余家先世舊藏也世少傳本仁和邵位西刑部懿辰云沈樞當即撰通鑑總類者

元遺山集

國朝錢湘靈先生陸燦晚歲逃禪其手校之書每押以明經別駕書經解元臨濟三十四彭祖九十七世一印又曰陸終彭祖後人余藏有先生手批元遺山集有跋云每首印紅圈俱程孟陽選元遺山七言律也計共壹百七十二首又一首射虎云虎跡髮髮近九關豈知飛將乃黃間弦弧霹靂應手

破從騎爛斑載錦還得意雲雷捲勍敵迴頭藜藿但空山瘦皮食肉男兒事未分書生袖手閒此首出翰墨全書集所不載云甲辰獻歲十有八日呵凍記是年歲朝甲子日有食之元宵月食既經兩三時乃復圓沙老書生記書法縱橫益老年筆也先生著有調運齋集其手稿余獲藏之

張右史集

宋刊本張右史集七十卷按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張右史文集六十卷毛斧季云世所行文潛集纔十之五右史集乃大全此本後有張表臣序覩毛氏所見又增多十卷第文潛集據周紫芝太倉稊米集稱有一百卷本不知較此本何如按張表臣著有珊瑚鉤詩話及與陳後山晁无咎游惟序中

稱兩侍太師公相及秦公熺送示舊藏八冊云云疑張附檜之門下晚節不無有玷然其搜羅至二千七百餘篇其有功於蘇門諸君子亦不可沒云　予去冬兩侍太師公相論近世中原名士因及蘇門諸君子自黃豫章秦少游陳後山晁無咎諸文集皆已次第行世獨宛邱先生張文潛詩文散落其家子弟死兵火未有纂萃而詮次之者因俾訪求始得公相汪公藻手編三十卷頗復不全繼得浙西憲王公鈇所錄四十卷續集十餘卷稍爲精好又得察院何公若數卷最後秘監秦公熺送示舊藏八冊不分卷大抵總四家凡百餘卷亟加考訂去其重複正其訛謬補其缺漏定取七十卷號張右史集凡古賦三十二篇古詩七百四首五言律詩三百三

十四首七言詩三百三十九首絕句諸小詩七百七首古樂府等詩八十四首哀挽四十一首騷一十二篇表狀十五篇啟十三篇文二十九篇贊銘偈疏簡評十九篇題跋三十一篇傳記二十一篇序十五篇議說二十三篇經史等論五十七篇書十二篇墓誌十七篇同文館唱和六卷通二千七百餘篇嗚呼其盛矣哉信君子多文之富也公於諸人最爲死後其文章雄深雅健纖穠瓌麗無所不有晻曖陻晦者殆數十年一旦得師相而振發之其光明焜耀蓋將偕五緯二十八宿爛然而垂無窮矣不其幸歟予年十七始識先生於陳猥蒙誘掖其後遷謫流離而予侍親南北就學應舉多不相值曩時雜蓄先生文集殆百卷喪亂以來捐失皆盡今者網

羅之餘固不多然未爲盡也繼自今有得當爲後集以附諸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八日單父張表臣敘

朱文公大同集

吳門黃蕘圃主政丕烈讀未見齋書目載元刊朱文公大同集十卷題學生縣學司書兼奉文公祠陳利用編凡爲詩二卷文八卷前有鄱陽干越都璋纂集宋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年譜節略後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爲嘉定五年龍泉葉適記泉山徐璣書案公集通行本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舊本續集十一卷有淳祐五年王遂序別集十卷有咸淳元年黃鏞序視類編本大相逕庭惜所見之本殘缺過甚僅錄其目藏之以俟訪求全璧焉案王遂序稱蔡西山之孫覺

軒抄錄成帙劉文昌家亦抄掇悉以付友人劉叔忠刊落云

東湖叢記卷一終